



近思錄

三之五

□ 13  
3076  
2



門 013  
3076  
卷 2

藏書田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一一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而後有以行之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太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本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近思錄三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  
 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  
 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  
 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時中亦謂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  
 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  
 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

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又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太繁有苦心極力  
 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  
 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本注云明所照者如日所照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爾能無差乎更願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苦思強索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  
 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  
 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

耳學固原於思然其所貴從容厭飲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

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

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

心疾者遺言○今日雜信鬼怪鬼說者只是不

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

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學原於思明理為先善思則明

不明理為先善思則明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夫學者於不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

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

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

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

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

字潛玩聖賢意象庶養之厚而得○問忠信進

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

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

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

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

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精明有所不至如子所

意或作

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强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味至而勉強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於勉強惟於理有不知或知而未盡臨事布置故賢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在於解釋○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殊讀書講明義理爲要切而觀入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  
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不仁民有物有則物者  
 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知其物之理  
 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一物之當故必即其  
 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於事物之極則事  
 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  
 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夫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  
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  
 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論見尚書睿通  
 微也人心虛靈  
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徹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  
 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  
 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之道弗明弗  
 然人心亦有偏暗處  
當置之庶  
 不滯於一隅○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  
 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  
 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  
 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  
 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縱  
 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  
 之理即吾心之

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一。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

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

有理，須是察。而實會於吾心，皆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買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

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

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

其當然之則，且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太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和且

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貫之

之時，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

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

不足有見於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

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

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

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

以溷濁致思之，又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

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

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

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

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

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明自孟子所論

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

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論亦不

待語而後知大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

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姦美

皆可知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

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暮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本至日堅守正論不

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

已則怪異不必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

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

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

內懷疑端外為邪蔽久則所

惑愈深矣○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

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

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

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

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



淨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

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

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

通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承辭曰維心亨

通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

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卽割記則

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更須得朋友之

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

覺進也按此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

一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

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并一每當時欲移在

而添入心中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

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

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

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待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若以崎嶇委曲之意

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太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

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

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居母求安

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于真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

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言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

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

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雖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二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相借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投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

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淵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太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及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

略施為之方乃於已○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

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謂綱領也○焯初到問為

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

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

多而不知其要則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

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

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

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

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

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

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

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

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讀論語

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

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其生猶非虛也○凡看語孟

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

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不治而明言易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

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 句句而求之晝

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見矣 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

不知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 ○讀論語孟

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語子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期

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

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二書文字既而

思之又似剩只有此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  
外書○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

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

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效口語

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興於詩者吟

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勤之有吾與點之

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

者於詩吟詠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

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

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

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

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

他或

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叔猶

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

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不以文害辭

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

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

之不顯則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讀

以文害辭○看書須要見三帝三王之道如

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中

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衣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

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

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

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

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

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伊川先生易傳序

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

象之而畫卦使人體卦之變易而隨時以

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

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其理之當然聖人作

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



則潛則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類是也

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

使其知之明或務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者使其行之就也此言下傳作意也

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

性命之理天

用或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向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各屬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六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與占皆不外乎辭也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窮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

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  
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必由辭以通其意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

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

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故善

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

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近之聞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

其微本且彙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

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

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

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

則象數在其中矣本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

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

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

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

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

其中此學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

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

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數爻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

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 ○夫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

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

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長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正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

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

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

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震卦六五傳二者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德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謙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

於中 義重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

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

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

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  
 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  
 以為備貳然易本無拘  
 惟其所遇皆可用占○看易且要知時凡六  
 及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  
 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  
 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  
 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復  
 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無妄之類上下如咸恒  
 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  
 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  
 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今時人看易  
 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  
 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  
 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  
 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  
 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游定夫問  
 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  
 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

欲使反已而致其心也○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

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

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一氣必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

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

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

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暨乎三王迭

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

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

於于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

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

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

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

意妄為而已子禹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

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逝也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  
 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土承將墜之綱  
 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  
 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  
 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  
 後聖同此心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

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  
 其準的也  
 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  
 微離象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已復  
 禮以至三月小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  
 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  
 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  
 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太輅左傳曰太輅越席昭  
 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小厭其質也  
 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  
 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  
 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  
 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  
 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  
 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  
 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  
 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

善貶惡ス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  
微辭隱義時指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  
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  
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  
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  
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  
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  
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有或功未就  
而或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  
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  
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冊

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  
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  
○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未亂未災故之類乃  
是聖人直書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  
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  
類却思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  
為難知故是春秋見之云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  
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  
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  
應曲當未可以一  
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而不迫  
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  
此春覺知云後主知  
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真意而後能法其用○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王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王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用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

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見又考其專述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



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  
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  
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  
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  
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  
不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  
也若於禹顓之間取中則當  
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  
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  
權之為  
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

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宜  
宜所謂權也義以中則聖  
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  
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帝  
別傳之其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亦  
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  
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  
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  
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  
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蕭相  
國獄則知漢之太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  
知之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

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  
幸而成不幸而敗令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  
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  
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  
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元祚中客  
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  
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西人曰  
淳夫乃能相信如此○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

之縕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  
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太繁皆有意思觀聖人之  
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  
易說○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  
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  
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家  
宰統理邦國內外之  
政小大之事無所不  
舉四海綜理百職今  
窮究必不能周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  
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

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波也如此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已之意以感適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若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着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温厚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一次第尚書只合下

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

○讀書少則無得一箇太底心胸如何看得

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  
 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  
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  
 讀書則心存○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  
 心存則理得  
 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  
 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  
發曉得蓋一段又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  
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  
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源作  
正家時或夜裏默坐徹曉  
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  
 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

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  
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  
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  
 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見得別○如中庸文字筆直須句句理會過使  
 其言互相發明○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  
 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  
 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  
之太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  
理明義精而揣摩臆夾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而靜而所存者天理流行故直直則本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

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本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

靜惟一明通公溥度幾伏聖之功用○朱子曰

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九處矣○伊川

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

故直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

養之方能盛大○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

閉關則成輔相○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

之道於是見矣○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

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

養人也○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

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願卦象傳言語不謹則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卦象傳匕鬯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

也雷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

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

子當入思難太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

有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未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

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

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象傳不見則

抗思錄

耳朱子曰即非體勿視聽言動之意 小獲其

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 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如聲亂色不留聰明

樂惡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無咎也內欲不萌不獲其身也 外物不

得其所止何咎之有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徒事問辨而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

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

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

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

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

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李顯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

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

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

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

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

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

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

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明道先生曰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

應但隨分限應之雖小中不遠矣體猶體餘全體謂全主事

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一語語見

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肅靜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

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伊川先生

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  
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過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

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

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

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

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

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

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并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

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

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

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息

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

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曾中無

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

有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

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

味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

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

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

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

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

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

箇籬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

一箇主恁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

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

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

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

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若朱子日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入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

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

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

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

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

之不完固

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若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

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

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

魯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或問凡事

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非敬則心昏雜

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

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

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

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皆舜舜何預哉

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

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

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

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實

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靜後見萬物自然

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太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併安寄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奇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

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

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

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神氣體信是無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

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

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祭

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

有進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不滯於一隅

心常有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在我無窮無礙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

敬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天地亦是有所主主宰言之一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

○毋不敬可以對

繼間斷便是誠無物也

越上帝○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

條直而無私慾邪在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文言曰敬以直內而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

較或作效

較之

○涵養吾

心存則

○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朱子曰聖人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

於此可見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

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一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當得天下萬物

已味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境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

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存箇心此上頭儘有

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

此今求此心止為要立其此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

捉一箇誠將來存者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

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者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

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

心於邪妄而曾欲存其誠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

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

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之

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

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

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

內齊其思慮則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

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

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

無以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

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

彼此常在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

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近思錄四

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其主一而何○閑邪則固

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既正矣然心既正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

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

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期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思於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

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口不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並說箇

敬云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

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

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

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

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其智若屏其知慮老氏之絕聖也

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



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

云有主則鬼神守其龍無主則實鬼闕其室

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鬼神何也朱

子曰此只是每事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

於中言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

之大凡人心不可一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

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

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

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

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

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者心

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

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

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

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指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

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

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

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嚴威儼格非

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中嚴威儼格

貌弛慢而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

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

不是但嘿然無言孳孳者齋齋一不倦之意聖人

為善固無間斷其方其未接問人

物之時且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

近思錄四

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不自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  
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  
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般曲曰箕踞  
乃款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  
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  
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  
當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  
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李明問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未中可不自曰不可既思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未之及却是思也既思即  
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  
之中也蘇明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  
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  
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未中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口學士與叔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  
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

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  
 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  
 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  
 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其常有  
 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  
 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  
 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  
 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

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  
 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或曰莫是  
 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  
 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  
 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  
 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  
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  
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

選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

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

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一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在在裏又曰靜中有一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無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嘗動者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李明白明嘗患思

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

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

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

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于學奕也思慮者動于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自家所學之

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人心所繫著之事東善辰夢見之莫不害否曰

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

害捨此皆是妄動

近思錄四

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  
知未則任其所之

心非二心也體  
用而言之耳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

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  
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

則志愈固故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

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

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

於外者不悖于若謹言此亦學者  
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先生謂

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

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張南軒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

只是利伊川說  
出來純是天理大率把捉不定皆是心

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  
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伊

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  
內有涵養之素則明春生心定者其言重以

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口不  
發必審確而和緩浮燥

者反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

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日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淡泊處○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

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

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

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

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

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

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

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

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仁不違乎仁

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己雖少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

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

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若昏則視不明聽不聰四體自然從

俗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本段用功

夫來說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之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

○人又要得剛大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

無喜怒哀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

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

夫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則守之固行之

為氣所流不戲謹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

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

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有心

尤甚遂作東銘○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

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年守得牢固則

自然心正矣神心如嚴師則知所敬○定然後

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

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

豈亦是馬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

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

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于

已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然悠以是

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對象辭動靜各有其時

動因循廢學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

何光明之有○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

疎遠ノ親切ヲルヲ云  
一正ノ内莫ニ他ニトシ身  
ヲ終ハ其進光明ヲ多  
藏昧ノ至リナリ  
朱子ニ悠々學者ヲ  
イテ曰取ニ和アリ

則是敦厚也無所繫屬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  
 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子說○閑閑也言動  
馳非仁也有所繫屬昏塞而不取焉則此心外  
實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  
 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終

近思錄卷之五

克己類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  
已之間尤當盡  
其克己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

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二二曰君子

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  
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  
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  
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  
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  
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

指益  
 德念望欲人三言  
 指益入三言九三三言  
 卦ノ象ニコレヲ云  
 遷善改過ハ人ニヨリテ  
 増益ヲ得ルコトニヨリテ  
 益卦ノ象ニコレヲ云而  
 損益ノ大ナルヲ以テ益  
 ノキクハハナシ



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是易之原詞吉凶悔吝生乎動噫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善言動而得則吉失

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外口廉溪先生曰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

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

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孟子

曰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

為心害口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

也所措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伊川先生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

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

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

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

句言其理下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

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

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

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視

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

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人而誠則實理流行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

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止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言箴曰人心之動因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頰則支已

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安虛

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

之惡或至於與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樂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肆肆而不審妄而傷於頰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

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

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  
 其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  
 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  
 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  
 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誦修於已性謂得於  
 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  
 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  
 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  
 遠而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  
 復也遠而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  
 速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其所失  
 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而後有所復  
 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  
 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既未能不勉而  
 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  
 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速改故不至於悔  
 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  
 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  
 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  
 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  
 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

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  
 而言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  
 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  
 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雖自治  
 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  
 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也  
 剛進之極有無中○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  
 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雝  
 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  
 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

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  
 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  
 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未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  
 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  
 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夬九五曰苒陸夬夬  
 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大  
 心正意識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  
 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  
 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

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

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謂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苟而勉勉决去之意亦未必誠

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

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

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正心誠意無

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

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節之九二不正之

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

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

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

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

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

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一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

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

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伐害伐驕驕怨

人心之私也大理流行即無四者之累則仁矣

四者有於中而能方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

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

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

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明道先生曰

其本則著於心而未嘗去也

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  
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

氣者形氣之使致多○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

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小勝氣氣反動其心

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可變化○人不能杜思慮只是各

各故無浩然之氣各別為私意小則氣○治

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

在矣物理既明則非○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

不成須是得他箇砥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

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

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

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長陵則

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

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者益其所不能預

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空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入也何畏之有人

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如已豈可任職

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已是捨○舍已從人最

為難事記者我之所有雖扁舍之猶懼守已者

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

九德最好易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深而立

廉剛而塞疆而義遠而莊不測而

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隘而恭則朴愿而

不專尚平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

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剛優而毅則擾

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訥簡大者或

規矩之小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踈剛者或

傷於果斷今塞費而為厚則剛不至於虐疆九

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疆不至於暴

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而不拘

自非聖人至清至直至中至正溥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上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

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

者可以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飢食渴飲冬

裘夏葛若致此私心心在便是廢人職服各有

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獵自謂今

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內見果知未

也本注云明道年十一六十七時好田獵○周子

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

勉也 ○伊川先生曰太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  
宜其與道難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  
為悔有所過自責乃每惡之心然社之 ○所欲  
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念外此所向既善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

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管變也學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

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  
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

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  
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

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舉而觀之則實而未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

明喜怒各因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始未易  
勉強而能也 ○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如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

近思錄五



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

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

世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

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

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

如此已是識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

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

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諸色於他一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怒怒不其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兒可喜

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

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

一毫作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自

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飭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

視歛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

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真是恁地好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

之道則其薄於本而厚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

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

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

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

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蔡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常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

子為已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

曰何不動心思叔謝曰動心忍性 堅心

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

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論見論

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

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

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喪本焉爾正蒙下

而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

之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

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每以小害大賤害實是也 ○織惡

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成性者全

其本然○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

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

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

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

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

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

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

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

處世

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有潛心

存心則惟務盡已而不必咎人也

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

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日未除志

慮紛雜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

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

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

夕於是有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

然二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

所以○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

樂也○矯輕警惰弛慢二者為學之太患然輕

者必惰雖一病而實相因其進○仁之難成父

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  
 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為至於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  
 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容  
 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微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仇而無蓋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

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  
 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下目故目視高下而  
 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  
 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  
 相下若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口乎故朋友之間以  
 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

末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關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德之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

能下天下之賢其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萬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九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



